

有人喊 ENCORE， 我便心满意足

李文俊 / 著

译者自语

声音、喧嚣与喧哗

译伍迪·艾伦的《拒收》

我译《伤心咖啡馆之歌》

理解张爱玲

杨绛先生的“解放”

海明威与福克纳眼中的对方

我这一辈子



四川文艺出版社

有人喊 ENCORE， 我便心满意足

李文俊 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有人喊 encore, 我便心满意足 / 李文俊著.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6. 9

ISBN 978-7-5411-4416-5

I. ①有… II. ①李…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
作品综合集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00226 号

YOUREN HAN encore, WOBIAN XINMANYIZU

有人喊 encore, 我便心满意足

李文俊 著

责任编辑 金炆湲 周 轶
封面设计 叶 茂
版式设计 史小燕
责任校对 汪 平
责任印制 崔 娜

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网 址 www.scwys.com
电 话 028-86259287 (发行部) 028-86259303 (编辑部)
传 真 028-86259306

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
排 版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成都蜀通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46mm × 210mm 1/32
印 张 8 字 数 180 千
版 次 2017 年 4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7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1-4416-5
定 价 36.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028-86259301

目录

译 事

译人自语 3

做了一件小事 7

声音、喧嚣与喧哗 9

真正的麦科伊 11

拊掌话旧译 13

一个人的加拿大文学之旅 16

演绎海明威 19

能不忆巴黎? 26

小议译诗 32

不可能有最佳方案

——致《书城》编辑部的信 35

译人的喜悦 36

一页告贷信 38

译伍迪·艾伦的《拒收》 41

— 她 们

爱屋及乌或爱乌及屋 45

艾丽丝·门罗在中国 59

我译《伤心咖啡馆之歌》 62

理解张爱玲 66

杨绛先生的“解放” 67

余音绕梁谱新曲

—— 关于杨绛先生的二三事 69

百遍思君绕室行

—— 追忆钱锺书、杨绛夫妇六十年往事 73

寻访露西·莫德·蒙哥马利 81

雪女王的警世通言 99

— 他 们

君甸师的“麻栗子” 109

我所知道的萧乾

—— A Parody 112

听余光中讲笑话 120

同伙记趣 122

悼和森 126

想起汝龙先生 128

忆徐迟先生	132
各有稻粱谋	136
“钢琴！钢琴！”	140
天末怀咸荣	143
不沉的绿叶	
—— 追思袁可嘉先生	146
悲 悼	
—— 追忆傅惟慈	153

— 也说福克纳

《喧哗与骚动》译余断想	159
福克纳与中国	171
福克纳与邮票	174
海明威与福克纳眼中的对方	177
从名家怀旧说起	190
“有史以来最好的美国小说”	193
关于《福克纳随笔》的随笔	199

— 有人喊 encore，我便心满意足

故乡水	205
艰难前进	208
从未出过那么多汗	213
爱玛，这就是我！	215

生日礼物 220

收藏者的自白 223

真假古董 227

家有真品 230

我的八十大寿 232

一次后滚翻和一次前滚翻 236

我这一辈子 239

有人喊“encore”，我便心满意足 247

| 译 事 |

译人自语

有位朋友读翻译文学读出味道，爱屋及乌，希望翻译人谈谈翻译的事。这就是这篇文章产生的缘由。

不少翻译家都自比为演奏家或是演员。就诠释原作而言，这样的类比是说得过去的，但二者之间也有很大差别。演员生活在水银灯下喝彩声中，而翻译家除极罕见的例外总是寂寞的。没有人对翻译家的长相感兴趣。在街道上大院内，他或她仅仅是又一个出来取牛奶拿报纸的老头老太太。除了偶尔有个编辑向他催稿，他不会收到太多来信与电话。再说，他还有不少“天敌”。原作出版社怀疑他侵犯了版权。原作者不相信他能曲尽其妙地传达出自己的风格，尤其是那些暗自得意的神来之笔。外语系的学生不作兴抱着译本进教室，老师要责怪，而且也丢份——他得躲在蚊帐里才读译本。其实老师也看，从他们写的翻译批评文章里可以看出来。总之，有身份的人大都只读原著不看翻译，倘若只懂一种外语，那也宁愿通过外语看外国翻译。一位朱诺（古罗马神话中的女主神）般威风凛凛的女士就曾问我：“老实说，你读翻译作品吗？”我原是在翻译书堆里混大的，但是对着离我鼻子不远的那根手指，我也只能嗫嚅支吾了。听说作家中流传着一种说法：你所领略到的某位大师的风格其实仅仅是某个译者的风格。他们感到自己受了愚弄。这未免抬举了翻译家，他们哪有那么大能耐！翻译界同行之间应该有共同

语言了吧。但是事实上也难以倾心交流。一般情况下，是你干你的，他干他的。不像医生或律师，有都共同感兴趣的病案或是罪案可资谈助。这话是诗人 W. H. 奥登说的。一首诗、一篇散文本身就是一个世界，别人不译也就是进不去这个世界。倘若他也译了那就是复译，这又是冤家路窄了。好像是任谁都自我感觉良好。自我欣赏的文章没人要看，自我欣赏的话连自己的太太都不爱听。翻译家连发泄感情的机会都很少。所以我说，翻译家是寂寞的。

另外，翻译方面的是是非非也难以说清。文学翻译不是科学，没有数据可作准绳。直到今天还有人赞赏新中国成立前好莱坞片名式的译法，如《魂归离恨天》（即《呼啸山庄》），如《此情可待》（原文“Right here waiting”本是直截了当的大白话，与李商隐的“已惘然”情趣相去可谓十万八千里！）。他喜欢有他的自由，你至多也只能说一句“夫复何言”。有人专愿朝是非圈里钻，那也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我也许因为身体不好，属于胆小怕事的一族。如果我订了一份报经常得为收不到而烦恼，每过几天都得花半小时去侦察寻访，那我干脆下一季度不订，哪怕此报编得再好。我译福克纳也是出于同样的心理，全然不是为匡世救人。前些年福克纳的书没有人译，原因我想是译他一千字可以译别人的三五千字，亦即经济效益太差。当时还无版权问题。挑中他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全世界的南方人脾气都有点相通——果然，过后不久，便有人提倡“南南合作”了。此外我还喜欢福克纳的落落寡合，他的矜持，他孤独礁石般地不理睬潮流。而且，在我看来，写大家庭没落的悲哀也比表现成功者的发迹或情场得意更具美学价值——某位理论家说过悲剧更伟大这类的话，

记不清是谁了。何况，那些世家子弟的反省也远比日本政客一年又一年挂在口头上的要深刻得多。

就这样，先译了一部《喧哗与骚动》。接着译了《我弥留之际》。那是另一类型的作品，那“盲人在他的命运与他的责任之间摸索着前进”（加缪语）的命题让我玩味了多时。去年又译完《去吧，摩西》，过去出版的《熊》是其中的一篇。今年春节后，在客观上的障碍和主观上的有意踟蹰逡巡消除后，终于开始译最艰深的那本《押沙龙，押沙龙！》。法国有位名叫莫理斯·库安德罗的翻译家，他译过多部福克纳作品，法国掀起的“福克纳热”与他不无关系。我听美国的一位福克纳研究者说，库安德罗曾表示，他平生最后悔的就是没有把《押沙龙，押沙龙！》译出来。说这话时，库安德罗已译不动这部书了。故事中那种美人迟暮、烈士晚年的悲哀打动了我的。

译此书是件苦事。每天仅得数百言。两三个小时过后，那剪不断理还乱的长句便让人掷笔兴叹。一天剩下的时间只能去做轻松些的事，如买买菜，听听 CD，翻翻画册。现在天气渐热，可以游泳了。于是每天下午在汨汨的水声中松弛神经。好在还无须为生计奔波。父母前些年先后去世，刚出道的孩子收入已快赶上他母亲和我了，况且还有些稿费收入。偶尔在书摊上发现某篇旧译给收入集子，写信去乞讨，多少能赏给几文。武汉有家出版社需出具身份证复印件并呈交机关人事部门证明后才敢松手汇款。这些人（看来是几个承包此书的尚未毕业的研究生）的警惕性果然不凡。

再说几个月前又获得一种“中美文学交流奖”。钱不算多，但还不是象征性的。我深知这是文学界对我赏脸——此话是从锺

书先生处学得的。那年他主持中外文学比较研讨会，在京西宾馆，见我去他说了句：“谢谢赏脸。”那天他穿一套素净的中山服。穿制服能显得如此儒雅这倒是我想象不到的。

(1995年5月)

做了一件小事

我收到过某地农村一位读者的来信，劝我辞去工作，专事福克纳作品的翻译。他信里说，若干年后，又有谁知道“你老”（这是原话）是××刊物的主编呢？

我何尝不想多做些有“长久价值”的工作。但是，这位老弟准以为中国译者的稿费可以与海明威不相上下，而且先不说工资、养老、劳保、住房这些“硬道理”，光是几十年的人事与人情关系也不是那么容易摆脱的。不过只要可能，我还是尽可能回到“福学”的田地上来耕耘。去年下半年，我就用了几个月的业余时间，把《喧哗与骚动》译稿重新校改了一遍。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美国出版了《喧哗与骚动》原作的校勘本。校勘者是美国福学专家、南密西西比大学教授诺埃尔·波尔克。据他为1987年该书诺顿版所写的《编者札记》里说，他是拿福克纳的亲笔手写稿、复写纸本打字稿（均藏于弗吉尼亚大学的奥尔德曼图书馆）与1929年“开普与史密斯”公司的初版本作比较，“殚精竭虑使一个与福克纳‘最终意图’相符的版本得以出现”。但是他承认，这也只是尽可能而为之，因为当初编辑改动稿子与校改清样的资料均已不存，因此无法得知出版时的改动哪些是出于福克纳的原意，哪些则是出版社编辑的擅自改动，或者是“手民”的误植。波尔克说，除非有极具说服力的理由，他一般都以复写纸打字稿作为依据。波尔克还开列了两个表格，以显示他们做的

较重要的“改动”。

我研究了一下他的“改动”（其实应该说是“恢复”），觉得都是很有道理的。其中大部分看来是原出版社编辑改动的地方都是因为对福克纳的创作意图与艺术手法缺乏理解与尊重。具体例子就不在这里一一列举了。

我做完这件事后，感到十分满意。这样，就不至于把像舒伯特那样一份“未完成”的作业交给世人了。至少，这一项工作算是“功德圆满”了。我相信以后也不见得会再改了。

修改后的译稿已交浙江文艺出版社，估计今年年内，将与《熊》（译稿也稍有改动）合在一起，作为《外国文学名著精品》丛书第二批中的一本，与读者见面。

声音、喧嚣与喧哗

《文汇读书周报》发表过谢德辉先生一篇叫《玩笑、喧哗与假面具》的文章，内中将福克纳与维特根斯坦合论，使我对福克纳的认识深了一层。文中提到拙译书名前后不同，此事只有我比较清楚，不得不“跳出来”解释几句。

福克纳的小说 *The Sound and the Fury*，我最初沿袭袁可嘉先生 20 世纪 60 年代所写论文中的译法，用的是《喧嚣与骚动》。后来我发现五个字里有三个是“X”或“S”音打头，念起来沙啦沙啦的，似是含了一口沙子。经查朱生豪先生所译《麦克白》（小说名典出此剧，但是福克纳加了两个冠词），原来亦非“喧嚣”，而是“喧哗”。朱先生之所以这样，想必是求平仄上错落有致，有起有伏。我觉得有道理，所以此后就一直用“喧哗”。

那么，为什么在《大百科·外国文学卷》我写的词条里又用了《声音和疯狂》呢？那是因为大百科这方面的工作是在杨周翰先生领导下进行的。记得有一次在北京大学开编委会审定词条，杨先生对《喧哗与骚动》译名提出意见。他主张翻译宜朴素，切忌花哨。而且他认为在《麦克白》那句“full of sound and fury”里，后面那个名词其实起的是形容词的作用。这是一种修辞方式，连起来真正的意思即是“full of furious sound”。但是真的这么译，又未免离原文太远，成了一种 paraphrase（释义）。因此，他认为还是老老实实，径译为“声音和疯狂”好。

杨先生是我素来敬重的前辈，他是莎士比亚专家，又是《大百科》这方面的负责人，我当然乐于遵从他的意见，所以就照做了。

可是会散后，我与卞之琳先生、董衡巽先生坐外文所的小车回城时，卞先生沉吟了片刻后说，他倒认为作为书名，还是译成“喧哗与骚动”好。当时我跌脚（当然是借喻，小轿车里无法跌脚）道：“您怎么不早说！”不过我想卞先生也准是经过了一番考虑，到这时才做出他的判断的。

因此，在《大百科》里用的是《声音与疯狂》，而在别的地方则是《喧哗与骚动》。近年来，人们在文章中常常将这两个名词连用，表示一种最疯狂的状态，似乎已成为一个新成语了。

去年第二期的《中国翻译》上有一篇文章评论拙译，书名仍用《喧嚣与骚动》，想来文章作者仍有不同的看法。

一本书的译名也居然包蕴好些故事。语言语言，真是妙不可言。